



坝坝电影

□曾劲松

谈天说地,家长里短,嘻哈打笑,骂骂咧咧,挪板凳挤位置,你闹我吵,形成一个天然公共社交空间,各种八卦信息在这里交汇,各种快乐苦恼在这里表达释放。

不一会儿,高音喇叭又喊了:请大家静一静,静一静,现在继续放映电影。

人群旋即安静下来,又开始安安静静地看电影,忘了那些鸡零狗碎扯皮吵架的事情了。

看坝坝电影很过瘾,一部电影往往要看好多遍。故事情节滚瓜烂熟,很多台词也记住了,不少台词还成了生活中的梗。如《列宁在1918年》里大手一挥:前进!前进!

《上甘岭》中,王成看到蜂拥上来的敌人,对着步话机大声喊道:我是王成,向我开炮!

大雪隆冬,杨子荣打马上山进匪窝,座山雕百般怀疑,杨子荣两手一摊,应付自如:脸红什么?精神焕发。脸又怎么黄了?防冷涂的蜡!《渡江侦察记》里的台词,成了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暗号:黄河黄河,我是长江。

这些台词连同人物形象都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。以至时隔五十年后写这些台词时,头脑中都能立刻闪现出银幕上的画面。

我家还有一个有关看电影的趣事。有一次,放映《五朵金花》,二哥非要去看,老妈偏不让。或许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去,或许是因为这是一部爱情电影的原因,老妈不

想让他过早接触爱情。老妈越不让二哥看,二哥就越吵着要去。我妈顺手一耳光甩过去,二哥脱口一句:打得我眼冒金花。我妈一听,更是火冒三丈:居然还敢说金花!反手又是一耳光。

除了台词,电影歌曲也好听。那时没有流行音乐,电影歌曲其实就充当了流行音乐的角色。邻居余婆婆最喜欢给我唱《渔光曲》。父亲呢,张口就是一些俄文歌。尤其是冬天,一家人围着火炉吃烤橘子的时候,父亲就开始了: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,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!或者:听吧!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了!万众一心保卫国家!

我已记不得老妈爱唱什么歌了,因为她在我们面前总是凶巴巴的。我听父亲讲过,他俩结婚时,同事们送来被面、搪瓷茶具、暖水瓶等,大家围坐在一起,他俩捧上瓜子和糖后,身为新娘的老妈开口就唱了一段《刘三姐》:

多谢了
多谢四方众乡亲
我家没有好茶饭
只有那山歌迎亲人,迎亲人
由此可见,其实老妈还是很喜欢唱歌的。

还有一部《巴山夜雨》,我已记不得是几岁时看的,故事情节也几乎忘完了,但里面那首催眠曲却记忆深刻。以至于后来我做了母亲,也会用那首歌来催眠女儿:

睡娘娘,快快来

亲亲我的好乖乖
好乖乖呀,快快睡啊
梦里红花朵朵开

尤其是那几部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,如《刘三姐》《阿诗玛》《五朵金花》等,前奏一响,观众大多就跟着合唱起来。这时,公共社交活动场所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歌唱的音乐大舞台。虽然没有指挥,但每一个人情情绪饱满,情感充沛,表情到位,时低时高的歌声,回响在夜风中,久久不散。

电影放完了,人群又开始躁动起来,留下一地果皮纸屑,扛着板凳打着手电各自回家。这时,你就会看到手电筒大军分成一小股一小股的,就像夏夜山林中的萤火虫,三五成群,时分时合,忽东忽西。人们还会兴奋地讨论电影的情节,甚至把电影里的人物与生活中的名人轶事相勾连,口才好的津津乐道,自然会受到一些人追捧。

远处的凤凰山和周鸡公梁,黑黢黢的,州河水泛着月光灯光,波光粼粼。这时,在人们的脑海中,山是跳跃的兽,河是飘动的练,山川树影,和脑海中的想象遥相呼应。那是每个人独创的默片在脑海中再次放映。

从罐头厂回家,要经过文家梁的一口水井。我小的时候,那口水井一直在用,黑幽幽的井口泛着天光,白天可以趴在井口往下看。到了晚上,井口就像野兽的血盆大口。我们自然就会想象起电影里的各种情节,井底会不会隐藏着罪恶的凶杀案?里面会不会有漂浮的尸体?或会不会有白衫白裙的女鬼从井洞里飘出来?这自然又激起了我们更多的神秘和恐惧。所以,我每次都会牵紧大人的衣角,三步并作两步快速从旁边绕过,这时往往会有一两个小男孩调皮地突然大叫一声,吓得我们心惊肉跳,家长就会高声训斥两句。

改革开放后,达城的电影院渐渐多了起来,红旗桥、大西街、老车坝都有了,坝坝电影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我虽然在不同的电影院看过电影,但看坝坝电影那种幕天席地嬉笑怒骂的众乐乐,却是我脑海深处最美的回忆。

秋日树谱(组诗)

□黎海燕

◎枫叶帖

实验小学的百年
是一页摊开的帖
大雅堂前的一排枫树
把根扎进青砖下的旧时光
听惯了艺术楼的琴音
也听惯了粉笔的心里话

它们从不说育人
风来,把叶尖的雨轻轻抖落
雨来,把枝干挺得笔直
每片新叶

都是攥紧的笔锋
不声张
只把平凡的日子写得鲜活

终于红了
不是为惹谁的眼
三百多个日夜的沉默
都熬成帖上的朱砂

悬着的朱笔
不题 奉献,不写 榜样
根扎进学子的纸页
树枝伸向朗朗的天

讲台的侧影
是时光里最妥帖的一笔

◎文兴街的银杏树

川东偏北的风
总比节气慢半拍
小雪的脚印印在街面
又被阳光焙化
文兴街的银杏树
一身轻羽在风中招摇

美总是要碎一次的
或轻 或重

水晶和扇子挂在旧时空
断翅的蝴蝶打着旋飞
把自己铺成一地往事
等着行人的鞋
等着一场薄雨
等着时光
轻轻地把它埋葬

在枝头坚守的
攥着未竟的金黄
诺言还未说尽
怎肯随波逐流
让天空荒凉

◎一棵樱花树的独白

美,多么轻巧的词
把粉白的潮涌到枝头

风里摇作云霞
披着绿绸起舞
一不留神
裙裾沾的蝉声太满,太沉

等花谢了,叶落了
谁还记得嶙峋的枝丫
托起过季节的喧哗

自由是一场决绝的远征
曾费力戴上的
终要一一卸下
扔掉的袍,弃了的冠
被人写成佳话
没人看见一棵树
用枝杈奔跑
把阳光晾在身后